



舜水先王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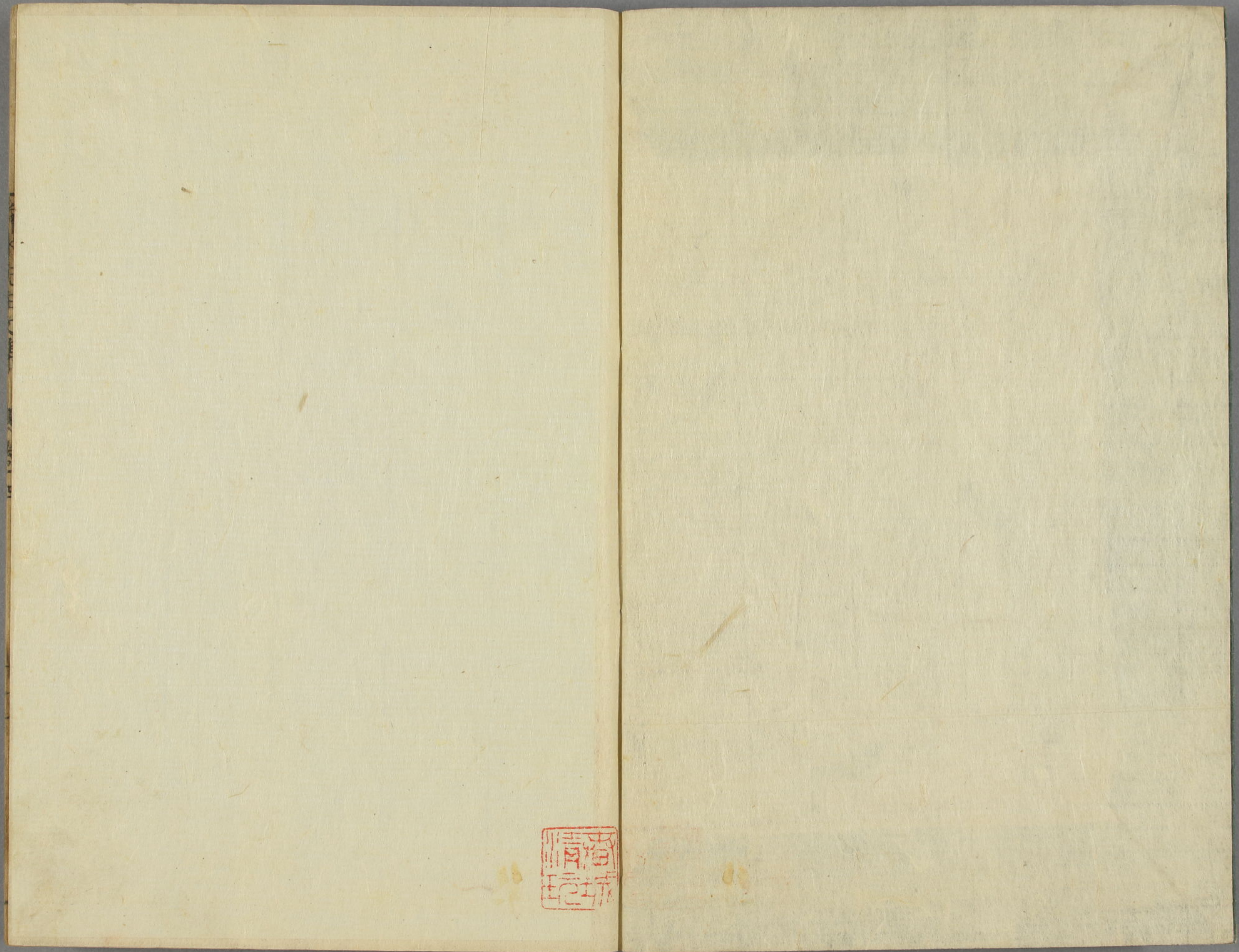
書

三

和装本

特別  
A20  
2682  
4





20  
2682  
4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四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書四

元旦賀源光圀書八首

昔者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  
之逮也。而有志焉。夫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  
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其



不幸不全於天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其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已。是故纖慝盡閉。至理聿臻。故外戶而不扃。質實而無僞。是謂大同。夫曰禹湯文武周公之治。爲小康。而曰此爲大同。可見雍熙之盛。非有奇謨異術也。瑜居恒讀此書。慨然興歎曰。吾安得身親見之哉。然而不能也。茲幸際知遇之隆。私計近世中國不能行之。而日本爲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

行之。而上公爲易。惟在勃然奮勵。實實舉而措之耳。曰今正當有爲之時。萬一玩日愒月。謙讓不遑。曰至於耄耋。期頤庸有及乎。不幾虛此大美之業。賢聖之姿耶。瑜誠自冒言深之戒。然曰此充椒酒之觴。續千秋金鑑之錄云爾。

二

恭惟聖人之大德。莫重於施仁。仁政之大端。莫先於養老。今上公既舉。莫重莫先者。而行

之矣。臣民喜躍載道歡聲。繇此而興孝興弟  
不倍。誠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書稱文王能養  
老。天下莫不聞。東海之濱興曰。西伯善養老。  
北海之濱興曰。西伯善養老。而究其所。曰。不  
過曰。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而已。今上公  
身自儉樸。推曰與人。豈與前王有間哉。而瑜  
更有說焉。取諸其懷而與之。在人情爲甚難。  
而所及爲未廣。孔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  
不怨。欲而不貪。其所曰可大可久者。是必有

道焉。誠願熟講而次第行之。詩曰。周王壽考。  
遐不作。人瑜竊移曰頌至德矣。

三

人君曰百室盈寧。羣黎遍德。爲福。曰民被其  
澤。法傳後世。爲壽。是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  
曰至悠久無疆。若乃福祿如茨。黃髮兒齒。曰  
及子孫千億。皆繇是而著焉。雖世俗祝釐之  
詞。不足爲賢君頌禱也。之瑜樂觀德化之成。  
思欲扶杖往視之。儻或竭其千慮之得有曰

贊襄萬一則瑜之微名亦藉曰不朽矣。可勝大願。

四

經云。投我曰木桃。報之曰瓊瑤。是言施者貴誠。報者貴厚也。今者上公謬曰之瑜為賢。加曰非常之禮。卿士大夫莫不聞知。友邦冢君莫不聞知。競歎曰為千古盛典。然則瑜將何曰為報也。圭璧之報不足稱也。捐糜之報徒虛語耳。且亦何益於邦政。惟望上公推廣此

心。惠澤加於百姓。老者得所養而安。少者有所長而懷。至於與邦人交而止於信。此上公固有之明德也。足其衣食。革其故俗。如此則人人在於覆載之中。人人胥慶。水戶一邦之人。民子子孫孫。歌頌如天之德。垂之無窮之瑜。雖愛莫能助。然免於媿恥。即與於榮輝矣。可勝大願。

五

伏願。宰相上公閣下。萬壽無疆。治教休明。然

野人芥曝。其心固自。曰爲忠愛。柰何芻蕘之  
言。其足中於采擇者有限。儻或留神。擇其可  
者。次第施行之。敢不畢竭。其愚若徒爲頌美  
已爾。誠恐涉於貢諛。區區之心。可勝至願。

六

伏曰。治道有二。教與養而已。養處於先。而教  
居其大。蓋非養則教無所施。此奚暇治禮義  
之說也。非教則養無所終。此飽食暖衣逸居  
無教之說也。故教者所曰親父子。正君臣。定

名分。和上下。安富尊榮。定傾除亂。其效未可  
一言而喻也。今天下典彝。或未甚修舉。名物  
或未甚允釐。橫議盛而游手多。未爲久安長  
治之象。卓識之君子所宜夙夜祗懼。思贊萬  
世無疆之休。今乃怡怡然。亦步亦趨。恐非持  
滿保泰之道也。且上公蚤有明哲之譽。迥爾  
出羣。誠天地之所篤生。祖宗之所申佑。而無  
致君澤民之實。其何曰謝天下乎。其何曰謝  
祖宗乎。之瑜老悖。不知忌諱。曰此爲祝。竊自

呂爲賢於百朋之獻也。

七

伏呂。六律周而歲新。三陽開而運泰。晴曦展  
綠。淑氣催黃。此時君象春而沛澤。民望春呂  
登臺。豐亨豫大。肇於斯矣。昔者張堪爲漁陽  
太守。民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  
政。樂不可支。又言世間聲色貨利。舉不足呂  
悅。張君惟望見嘉禾好麥。乃笑耳。郭伋爲潁  
川太守。世祖敕之。曰。賢能太守。去畿甸不遠。

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夫賢能之有益  
於世。乃如此。今上公呂明睿之姿。秉盛壯英  
豪之氣。力行善政。猶青陽之發生。萬彙無不  
芽茁暢茂者矣。內則足呂爲子孫之法。遠則  
足呂爲王者之師。若更因循翫忽。則芳華之  
幾。亦即伏於純陽之月矣。夫寄物於人。明日  
取之。屬爾。然有得有不得者矣。呂賢君而行  
善政。則探囊而取物。隨手即得。無徃也。彼不  
知者。固無足怪。知而不爲。咎將誰委。今日祝



登之時。最<sub>レ</sub>勸精之語。大爲不倫。且之瑜。早  
暮入地之人。又無子孫寄居此邦。誠無所希  
冀。何爲過<sub>レ</sub>於苦口。但謂賢哲之主。希世而一  
遇。不可虛擲耳。外具水錯貳種。少將<sub>レ</sub>行曝。伏  
祈<sub>レ</sub>涵鑒。曷<sub>レ</sub>任<sub>レ</sub>寵榮。

八

伏聞天之道不<sub>レ</sub>已。歲易之<sub>レ</sub>日爲新。人君之道  
亦不<sub>レ</sub>已。歲增之<sub>レ</sub>而崇<sub>レ</sub>德。天保之詩曰。日莫不  
增。增之<sub>レ</sub>不<sub>レ</sub>已。而盛而大。而高明。而巍巍蕩蕩。

增之<sub>レ</sub>至也。明君體天出治。固欲其增之<sub>レ</sub>不<sub>レ</sub>已  
也。惟望上公加意<sub>レ</sub>民生日用。日周家積德累  
仁爲法。百姓登<sub>レ</sub>於春臺。則人君之福壽。操<sub>レ</sub>左  
券而取<sub>レ</sub>之矣。前知上公自南自北。冒<sub>レ</sub>雪衝風。  
心雖不<sub>レ</sub>遑<sub>レ</sub>寧處。然康侯之職。日勤<sub>レ</sub>民爲賢。不  
敢<sub>レ</sub>日暇豫之說。進也。數日間有自邦域還者。  
類<sub>レ</sub>稱新歲來玉體精明。飭勵<sub>レ</sub>蚤朝晏息。可見  
單厚多益。第祿爾康。自然之理也。茲<sub>レ</sub>謹修<sub>レ</sub>緘  
奉<sub>レ</sub>候新祉。薄具<sub>レ</sub>海鮮貳種。將<sub>レ</sub>意深媿。輒<sub>レ</sub>褻<sub>レ</sub>臨

啓可勝歡忭之至。

與源光因書十九首

達遠德容已餘兩月。屢問興居。備詳上公閣。下福履亨泰。特以炎蒸之烈。時至綠岡別館。清暑二三日。復還路寢聽政。今年暑熱。聞爲往時所未有。茲者玉體安和。洵爲宗社臣民之慶。之瑜蒙恩最深。其悅豫更倍。恒情矣。世子聞篤志好學。倦則習書。誠能循循若此。不獨他日弓冶箕裘。友邦冢君。皆可越而軼之。

前者面啓云。邦君凡百。好尚皆有害。惟好讀書。進德則日益而無損。但在加意懋勉之耳。茲值上公閣下。追遠之誠。不能執肝。且從謹奉辦香明燭用。効助祭之毫末。外具豐原線麩壹筥。少佐致齊。齊供伏祈鑒涵。可勝翹企。

二

十五日入朝。承諭日本風俗。丈夫以四十二歲爲厄。因及婦女以三十三歲爲厄。此竊陽九百六之說。而又錯繆陰陽。以惑世誣民者。

也。誑者信則懺悔之左道行。惑而迷則度厄之姦謀售。是可曰欺。凡庸而不可曰欺。豪傑也。況人主基命。關乎昊天。怙冒係乎萬民者哉。昔者熒惑守心。爲宋分野。太史曰。熒惑守心。災在君身。勿禳。必不免。願禳而移之。大臣宋景公曰。大臣災。則吾無股肱。無股肱。吾何曰爲身。曰。然則移之。歲公曰。歲凶。則無民。無民。吾何曰爲君。於是熒惑退舍。故曰。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楚昭王有疾。卜曰。

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祝。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永世也宜哉。二者皆諸侯也。謫見於天。象觀諸卜。尚不爲惑。況其無端者乎。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然則人君之所曰。祈天永命者。亦有道矣。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是故神所憑依。將在德矣。德與善維何。人君

之慶賞刑威。無非德也。無非善也。但當克永  
觀。克永省。終身且之。非祇一歲之中兢兢而  
已也。

三

時光園在下  
總小金獵場

之瑜頓首。欲作小啓奉候興居。處於密室之  
中。重檐之下。楮墨之微。猶尚烘硯。而後書。不  
及數十字。輒河其手。五六日來。見巧人塗墁  
次。蚤盡皆凍。江都人煙湊集之所。猶然如  
此。曠野蕭條。驚風落葉。凜冽必更甚矣。復自

念寒儒。老朽雞皮。畏蕙之態。豈足比スレ方英  
雄豪邁之氣。揚旗抱鼓。數千人號喊而前。凝  
雲尚爲之開。豈慮區區發發哉。不幾爲カ麾下  
壯士所嗤鄙乎。既又念子瞻謫居海外。其詠  
月詞云。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神宗讀  
之。曰。蘇軾終是愛君。人情又不可レ比。一例論  
也。今遣門人今井弘濟趨候台安。歸來必得  
其詳。瞻望弗及。百千耿耿。

四

伏見駕詣長楊。強半風雨。昨暮有人來自綏  
下。側聞起居康泰。意氣奮揚。殊不為飄風澍  
雨所阻。瑜計圍守為艱。恐獲禽未必若丘陵  
也。目今時日既迫。歲事維殷。誠恐左右者不  
察。咸有利獸之心。伏祈上公閣下。萬分鎮重。  
今年厄歲之說。雖婦人女子迷謬之談。萬萬  
必無之理。然既有是言。更願矜慎。此二十二  
日。呂執邪慝之口。萬一馬蹄少有驚奔。彼亦  
得萋斐哆侈。呂為口實。呂六十六列之豪傑。

烈文之辟公。破此數百千年之陋習。覺愚夫  
愚婦於夢寐困魘。如西門豹之為河伯娶婦。  
亦一快也。之瑜數日來皆無恙。不敢重櫻淵  
慮。竚竚駕旋。候望顏色耳。臨風翹企。統惟鑒  
茹。

五

三之日。聞于狩之命。謹即恭送。而行李載塗。  
倉皇馳入。遂遇前驪。欲趨避之。家人之門中。  
而比戶嚴扃。不能排闥。前後趨起。冒干旌節。

誠懷惶恐。上公不獨不笑其鹵莽。不知禮而啓行。倥偬。急於星火。更遣使臣慰諭。呂氣寒栗。烈當謹且暮。勿致感冒。呂摧蒲柳。言言肝膈。事事殷憂。非躬載重。何呂能勝。自非筆舌。可既謝悰。但之瑜樗朽之質。毫無益於人世。猶軫尊貴之懷。若此。而貴人爲萬民之父母。爲上下之倚毗。至寶大圭。豈止萬倍於瑜。而瑜之所呂仰望之者。不言可知已。外具蜜柑壹籠。褻瀆無似。鑒存呂犒從者。亦越王所投。

之醪耳。臨啓可勝瞻望之至。

六

粵自旛旄征行。連朝晴霽可喜。雖時當寒。迺然無雨雪飄風之烈。旌旆飛揚。馬蹄輕蹻。從禽樂凱。得獸丘陵。偉革蕭鳴。歡情雷動。可想而見矣。茲遣今井弘濟。祇候台安。薄具江瑤柱拾枚。深慚輜褻。伏祈鑒納。曷既敷宣。振旅非遙。不敢瑣瀆。臨啓可勝瞻源。

七

雨雪浮浮。淖泥沒脛。合圍不易。從獸維艱。靜攝行宮。羣情之所安。恐上公馬驚車驅。有限之日。不耐從容談燕也。昨朝幸已晴霽。悠悠展施。或不至過於岑寂耳。謹遣今井弘濟代候。轅門薄具。江珖柱拾枚。少將芹曝。惟冀莞納。可勝榮荷。臨啓無限瞻滌之至。

八

季秋恭送啓行。面諭曰。今年五穀皆熟。之瑜不勝雀躍。蓋五穀豐登。謂之大有年。此不易

得之慶。其後又聞蚤霜傷稼。夫蚤霜能使穀秕。晚禾穗穎白而堅粟少。十分之中。會當消減一二。心又憂之。今乃家人失火。比屋延燒。聞之公府士大夫家。幸而無恙。而黎庶市廛。焚灼繁多。雖人火曰火。比之天災。大為有間。而君相之心。不得不憂民之憂。昔宋呂震雨大火。上公之尊。降而稱孤。稱不穀。憂民也。故君子美之。諒上公必以此宵衣而旰食矣。之瑜不能驅馳慰解。祇此數行。奉候台安。伏祈

鑒炤可勝瞻源。

九

本月初八日。承賜上方珍膳壹擡者。恭惟調羹盛典。一之已足。膾炙千秋。況且錫之再三。臣至不可枚舉。信乎從來未有之美談。當此炎蒸蘊隆之際。親為醢醢指授之方。賜出大庖。寵綏鯁士。霈茲膏澤。豈僅肥甘紀之。則不可勝書。嘗之則不可勝飲。銘之則不可勝媿。遣令門人弘濟代為陳謝。臨啓無任悚惕之

至。

十

三月初吉。兩違寵召。不勝悚仄。初四日蒙遣近臣藤井德昭。儒臣田原賚賜名花壹舫。美饌珍菓壹箱。到寓慰茲寂寥者。上公。臣重憂之中。費此盛心。闔邦當大卹之際。獨膺特典。移春有檻。玩景無心。前列珍奇。情難厭飲。且承後命。不令登朝。面謝謹遣門人弘濟代為陳謝。可勝感媿。悚惶之至。



十一

本月貳拾陸日。蒙遣使臣存問并諭。且慎疾勿登朝申謝者。届在憂戚之中。乃厯問疾之典。雖屬鴻施無限。實慚鰲戴難勝。更有言者。友于兄弟。本自天真。父母之所愛亦愛。斯為至孝。凡事物視必身親。已非伯兄之易及。六日夜衣不解帶。茲豈公侯所能為。李勣為姊者。粥庖袞侍兄。湯藥方之茂如矣。但情已循夫。至極哀須節。且聖經久欲面言。未繇親弔。

統祈炤晷曷既敷宣。其他不敢越禮陳謝。并希原鑒。

十二

初四日伏承瑤札。捧讀甚為惶媿。禮當即日裁復。緣是日遂聞有世子惠臨之命。一者不欲屑屑。且瀆記室。一者庭內荒穢。灑掃為煩。老病慵拙。十駕尚不及駑駘。況言騏驥。二十一日。幸辱世子枉顧。事事果不能備。果褻長者。不勝悚仄。而反叨刀馬魚酒之貺。輝煌一

室。謝何能既。下問三事。志大而見阜。非尋文書生。循行數墨。拘守章句之所及。若能專篤弗懈。克廣德心。自高曾以下。咸嘉賴之。豈惟萬人曰貞而已哉。可爲預賀已。率泐申謝。不次不莊。統惟鑒涵。

十三

本月十二日。承命使臣藤井德昭。賚賜內厨異品壹箱者。瑤函嚴密。珍饌惠頒。滋味殊常。製作迥異。非怕手之所可及。故必親爲點籌。

非褻味之所能參。故必出之內府。玉手和調。金鑪亨飪。歷觀傳記。萬一有之。然而事或出於偶然。恩難引而弗替。茲者頻頻錫予。強記猶遺。欲申銘戢之意。遂窮摠寫之辭。更辱後命。謂暑天必勿躬謝。謹遣門人弘濟趨頌。即日別賜烏骨雞壹對。臣備藥物。并此致謝。不宜。

十四

本月拾捌日。瑜呂病痊。入朝致謝。未申謝辭。再諭歸息。旋遣使臣大醫接踵問察。兼賜甜

瓜壹盤者。賢主好善而忘勢。仁君樂道。臣有  
爲。昭垂古今。著之典籍。容或疾甫亟而周執  
未聞病已起。而殷憂總之。軫念太深。所臣精  
神畢到。誠恐加於小愈。寧可衛其未然。命使  
旋來。太醫踵至。勤奉慰諭。診切望聞。兼賜餅  
瓜壹盤。民之初生。上方罕有。拜已登受。竟而  
先嘗。謝辭未達。夫一言禮意。頻繁乎再四。恩  
淪肺腑。德協高深。肅此奉謝。不盡願言。

十五

古之賢君。式段干木之廬。二千年來。傳爲盛  
美。然未有呂三公方伯之尊。爲寒士而下。因  
而徒行過門。逾數十武。而後乘者。有之。自今  
日始。前此數千年。後此不知其幾千百年。所  
絕無。而僅見者。大足爲之。瑜榮寵。然而榮寵  
之意。不勝祇懼也。未知如何得少補萬分之  
一。不負今日謙謙之美。方足呂無慚。一邦之  
臣庶。及千載之下。之耳目耳。祇此特啓。崇謝  
可勝媿悚之至。

十六

之瑜不自謹疾。致干天地之和。深惟罪戾。何敢上聞。乃蒙上公閣下。疊使使者存問慰諭。諄諄感載。五中方懼無日為報。今月二十一日。旌旗儼然。親臨視疾。又念瑜卧病床席。動止為艱。駐蹕於門。詳悉審問。自古人君好善忘勢。煌煌史冊者。未有至茲之盛也。章叟擁觀。誰不驚歎。竊自惟念神龍興矣。卿雲宜從。雕虎嘯矣。清風宜生。顧之瑜德薄才薄。不足

日稱斯大典。譬猶表龍章於裸壤。奏簫韶於聾俗。他日何日著之簡編。用是為懼耳。近日漸平復。惟患口少有未合。不敢更煩垂注。台輔諸大臣。日卿相之尊。絡繹視問。此皆曲體深衷。致斯隆禮。中懷感激。曷既敷宣。肅此佈謝。統容登朝面申。

十七

茲蓋恭遇太夫人追遠之期。敬具白燭貳樹。速香參辦。少點几筵。祈命祝史。虔共為望。前

月終旬。儒臣今井可汲代歸。備陳上公閣下  
顧念之。深眠食嗜好。諭令一一探取。確實上  
聞。後二日。儒臣吉弘元常暇歸。復詣閣前。匆  
匆間到。瑜寓所云。看視明白。且便上前陳述。  
其所傳愈益精詳。瑜何人斯。敢蒙上公如此  
眷注。竊惟飲食之微。之瑜素不經意。近且年  
邁血枯。氣虛齒落。稍稍有事於斯。半年且來。  
無人管理。鹽梅失所。生熟乖方。即有<sub>テ</sub>一物烹  
炮。亦自無可<sub>レ</sub>下箸。惟有<sub>二</sub>蔬食<sub>一</sub>。強飯自愛。

而已。祇此奉復。統希涵鑒。不宜。

十八

紀別大納言公如何不祿。十二日聞紀伊公  
乞假侍疾。問之云。為小恙耳。越三日十五。遂  
聞薨逝。何奄忽如此。老成凋謝。深足為世道  
憂傷。况大納言公於上公為世父之尊親。而  
上公特篤夫天性之孝愛。惻怛震悼。必逾<sub>二</sub>恒  
輦<sub>一</sub>。又况上公一年之內。兩遭大喪。極重極切。  
殮不得憑其尸。葬不得臨其穴。聞聲思事。不

知隕涕之無從。理勢之所必至。但大納言公  
 壽躋七旬。富貴已極。而考終命。是五福具備  
 也。厭世上昇。無復遺恨。又且社稷為重。君身  
 自不得輕。上公之於大邦。任為鼎呂。四方之  
 所倚賴。薄海內外之所觀瞻。古人當憂戚危  
 疑之際。內幹機密。外總軍旅。抑情鎮物。日一  
 身。彈壓百僚。此為大忠。此為大孝。此為能勝  
 大任。其他哭泣毀瘠。歔歔深墨。乃鄉黨自好  
 之士之所為。不足語於千乘之大節也。伏惟

潑念社稷節哀經邦上安當宁下慰蒼生可  
 勝至願臨啓無任懇惻祈望之至

十九 甲中山風軒卒

元臣永命宗社之靈。老成凋謝。典型香墜。凡  
 在邦域之中。聞之莫不驚悼。昔者平仲淪亡。  
 齊侯下車而趨。望城而哭。即世十有七年。出  
 射猶為揮涕。平仲非王者之佐。人主眷懷。猶  
 尚如斯。况在三臨之際。能堪悲戚之心。前月  
 中海濬吞齧。民物殘傷。舟居漂沒。之瑜緣在

病中未能脩緘。問訊復重。此憂懸知。上公閣下。難曰。為情。祇此奉慰。敢祈節哀。自玉臨啓。可勝懇悃之至。

答源光因書五首

十月十九日。謹曰。太廟典禮議壹冊。遞上。未知有當尊裁。二十四日。日來。首尾十日。兩賜手書。再拜捧誦。惓惓曰。樗朽衰病。深摠淵慮。開闔數四。又邇日如聞道路之言。不覺感極涕零。古之人志在君民。曰。予弗克俾厥后。惟

堯舜其心。媿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今之瑜膺。此殊遇而無尺寸之効。愧之。恥之。豈敢自安。承示巡省部屋。推見民隱。禮高年。卹鰥寡。又輒手為加頌。皞皞之風。不可復冀矣。誠得四境愉愉。頌聲交作。庶幾小康哉。繇此而進焉。無難也。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上公篤行。勿替則之。瑜亦藉手。曰。釋此羞也。又復承賜。鷹獲雙鴈。已即拜登。謝謝無已。心乎邦治。夙夜不遑。此人君之德。而黎民之

慶福祚流於子孫。徽猷耀乎宗祖。儻之瑜一  
息尚存。得與齊民同賡。擊壤誠爲至願。至若  
僕僕之云。乃子思子名德高賢。傲睨一世。豈  
之瑜鄙薄。所敢據爲口實。媿極媿極。茲者政  
繁風烈。特遣小力恭候。台安外具。蜜柑車螯  
貳種。少將芥曝。適值烝祭之期。謹薦辦香雙  
燭。統希鑒涵。可勝瞻涕。緣在臨臧之際。不另  
脩復啓。并祈炤原。

二

雲翰遙臨。拜讀生喜。數日來。天氣晴和。馬足  
輕利。人情愷樂。擊刺謹闐。乃爲出狩快事。前  
音頻頻。瑣瀆似爲杞人過計矣。然世事不嫌  
過慎。尚祈抑情留意。警言幸甚。承賜鹿肉壹  
肩。豕肉壹肩。當即拜登。惟是上公觸冒霜露。  
獲諸原野。而鯁生反安坐。而厭飫於華屋之  
下。揆之於心。能自安乎。先此奉復。三四日後  
即當面謝。不宣。

三



本月十六日。寵錫瑤函。猥加存問。并賜牛肉壹肩。豕肉壹肩者。伏日積雪凝寒。盡關淵慮。寢興服食。備降溫言。宏先王肉食之仁。充下走引年之例。太牢滋味。呂實羹藜。含糗之腸。匹士寒微。遂列豢豕。押豚之鼎。爲俎。孔碩鼓腹。而嬉。幸作文王之民。故無凍餒之老。其爲欣抃。莫既敷揚。又諭呂躬往大田。衝風半月。政務填委。下代職詳。神馳左右。可勝耿耿。餘載前緘。不復縷縷。

四

遠貺琅函。拜讀稱慶。并惠鱒魚壹尾。即當烹嘗。呂飲佳鮮之瑜。原擬除夕修緘。元旦郵上。奉祝鴻禧。不意家有微壘。故爾中止。翰札下頒。益滋悚仄。又本月初七日。承命使臣藤井德昭。賚賜蜚鴻肆翼。當即拜嘉。上者戾天下者躍淵。連朝寵錫。遂極高深。欲圖報稱。亦惟願上公惟堯舜而已矣。瞻顏非遠。先此陳謝。不宣。

五

本月初五日。役旋。賈捧教令一緘。謹即再拜。啓誦。惟覺。肫誠懇篤。言有盡而意無窮。然中間。淡自挹損。稱譽過隆。雖王侯不自滿。假大足增。史籍之華。而處士或盜虛聲。誠恐騰口碑之訥。更有虞者。上公大人。實意周爰。庫心側席。幸遇古之賢人。又將何日。加此奉函。慚懼。省躬汗惶。外文壹首。漢唐官論錄呈電覽。伏祈政治清燕之餘。留神披閱。其中切要之處。

必於時事。少有裨補。得賜采擇。施行實為大幸。臨緘。可任瞻涕。悚惕之至。

謝源光因賀八表書

之瑜犬馬之齒。無當比數。知不足。且匡時勇無能。且戡亂飄零。瀚海旅食。熙明五百甲子。差多於絳縣之老人。乃蒙上公閣下。物物縈懷。纍纍寵錫。表杖兼承。笙鏞迭奏。遂擬夫魏廷之高允。禮宜即時。摠謝。匍匐明庭。亞卿伊藤。及近臣近藤儀大夫。承令諭止。意圖次早。

安久先生文集 卷四 三十四  
崑頌。奈辱。軀委頓。三四日。不能自力。遂不能  
陳謝。及恭送。麾幢。負罪。山積。非一言。可喻。數  
日。來伏枕。自念。冰天雪嶽。登陟。爲艱。霜風入  
懷。毛髮。頓豎。擁鑪。煨芋。諒非遠志。所期。二十  
四日。監膳。加藤。久衛門。至。宣傳。明旨。謂。數日  
積雪。難消。旌旄。簡出。次日。儒臣。佐佐。介三郎  
書至。大意。皆同。不勝之喜。多於獲禽。百倍矣。  
外具。蜜柑。壹籠。蠟黃。壹桶。少佐。畫灰。撥火之  
資。伏祈。一笑。

與源光因啓事二首

世子必非久虛之位。願上公博選賢者。且爲  
之傳。其次爲之少傳。必誠實端正。寡言曉事。  
有學有識之人。方能成就儲德。若徒好好先  
生而已。無益也。及今預教。已不爲蚤。况更遲  
遲乎。待其習慣成自然。乃欲揉而直之。蓋亦  
難矣。至於左右之人。亦須擇其質樸。膽小者。  
勿使狎邪。非僻之輩。得且親近。爲能庶幾。丙  
午年。伊藤玄蕃。謂瑜曰。世子靖伯好奕棋。恐

安先生文集 卷四  
非美事。瑜曰不妨。奕棋雖非美事。然富貴人必有所好。猶愈於聲色狗馬也。小人之導主無所不至。願上公慎之。此時言此。誠恐觸上公悲痛。但賢人最爲難得。而柔佞望風。寅緣一或輕於訂約。便難更改。軟熟柔佞之人。最能害事。故不揣妄言之耳。諸侯雖與天子不同。然見故靖伯世子。官屬甚盛。不在省。此數負也。况又至重至要者乎。賢傳在於輔養君德。不在激許。且自取名。至若程伊川之教太

子。如東濕然。則人情不堪。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願上公慎之。上公必曰。安得如此。賢人夫夾袋中有此人。則誠善矣。若夾袋無此人。則上公平日不留意賢材之過也。茲錄禮一條。奉覽。禮。太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且示之。少傳奉世子。且觀太傳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傳在前。少傳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且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且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且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二

前月十七八日。儒臣吉弘元常。日十五日。飛報留王儀事。諭知遂及於住居之所。云上公意。欲日梶間孫兵衛房屋。與住之。瑜即時辭之。仍恐元常言之。未能詳悉。故敢再瀆。昔宋相子罕之宅。南隣之墻。擁其前。而弗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弗止。楚使士尹池見之。問其故。曰南隣干人也。恃鞞而食三世矣。遷之則無所得食。故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

吾宮也。利故弗止也。齊景公日晏嬰之居。湫隘囂塵。欲更其宅。而晏嬰固辭。及晏子使晉還。而景公毀其比隣。日廣晏子之室。室已成矣。晏子拜謝。君賜立毀其宅。仍各給還其隣。而隣人咸復故居。夫子罕晏嬰。非真能賢也。而所為猶能如是。今孫兵衛住此有年矣。其人好潔。房屋必自葺理。雖未曾入其家。外觀花卉菓木。亦自修植。其家必有安土重遷之意。若一旦遷之別所。勝於此者。其心僅能無

憾。但止與此相方。則怨尤生矣。諺云。上房搬下屋。失去一石。穀言。工力泥塗。酒食之費。而未及於土木也。孫兵衛爲府庖有用之人。尚冀加惠而撫綏之。況可使其心抑鬱而生怨。此不獨本人怨咨而已。旁觀之人。亦皆不平。必謂上公厚於新人。而薄於舊人。親其踈遠。而畧其久役。不能爲上公增美。而反爲生怨。瑜獨何心。王儀附在密通之瑜。心豈不欲然。勢不可耳。王儀三年無恙。必有所蓄。斗僭請。

小右衛門房東隙地。使其自構茅屋數椽。比之市里儼居。相去萬萬之瑜。與王儀感激均。爲不淺。不然。即卽舊年所給之瑜園圃。令其結茅而居。必不願輕徙安居之人。且王儀出入波濤之中。生死不可期。今上公拔之。污泥之中。登之。祗席之上。其人苟有心胸。已自衛結無地。必不願更費清思。復煩周折也。長崎飛報。刻下當有回音。誠恐嚴令遂出。令之未下也。則無怨無德。令已發而追寢之。則歸美。

於之瑜矣。故先事而豫言之。且凡事忌盈。天之道。人之道也。瑜聞之。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瑜誠不願自處滿盈。犯天人之所惡也。書曰。滿招損。猶其小者耳。本欲面陳。因傳達不能盡意。故曰筆代舌。非上書也。故略其儀。惟祈照登。

與源綱條書三首

恭惟世子閣下。仲秋言邁。天爽氣清。情舒意

暢。違子舍而為君履。朝端日思孝。臣民胥慶。童叟歡謳。此可曰徵人心之愛戴。為異日造無疆之福者也。茲者聚萬眾。曰修武。出有撫軍之名。逐禽左。而大烝習。為主罔之事。祈加重慎。雅副具瞻。僕犬馬齒衰。疴羸日甚。欲遣候而未遑。徒日伏而自念。前月晦日。忽承太使惠。曰雙魚。登拜為慚。悚惶無地。昔者干旄在浚。衛人欣羨。不容口。况曰赫赫儲副之重。而禮先寒峻哉。夫大夫之於儲副。相懸不啻

什佰故聞見者則不勝誦說鼓舞而僕則不勝祇畏也。僕雖洵有罪矣。然願世子閣下。弘此遠圖。僕老矣。不足數使天下之賢人君子聞風而起。翹首企足望貴邦之郊門。思欲得當而至。且効其區區。則他日閣下之琢磨。媿於武公。而治道登於禽父。是則千里逸足。期年三至。而僕為五百金之馬骨矣。可勝至願。故不敢且罪為辭也。外具江珧。桂拾枚。將意。深媿輔襲。惟祈鑒原。

二

親饋為貴人盛禮。三代之隆。惟周公太聖。身自進。食飲者三人焉。嗣自春秋七雄之後。惟平陽侯饋食於蓋公。繼此則寥寥焉。今世子且本支之重。膳羞屢將。雀舌龍團。手自烹瀹。盛世禮士之禮。一旦自親見之。媿瑜甚非其人。虛此大典也。可勝感刻。至於嘉穀果餌。物物豐腴精美。歷覽上閑。慚非伯樂。更難形容。又命今日勿造府踵謝。言之懇懇。重違長者。



意不得<sub>レ</sub>不<sub>レ</sub>勉強<sub>レ</sub>祇承<sub>レ</sub>可<sub>レ</sub>勝<sub>レ</sub>惶恐<sub>一</sub>。

三

新歲不得<sub>レ</sub>隨<sub>レ</sub>班<sub>レ</sub>祝<sub>レ</sub>釐<sub>レ</sub>春<sub>レ</sub>蒐<sub>レ</sub>又不及<sub>レ</sub>趨<sub>レ</sub>送<sub>レ</sub>罪<sub>レ</sub>愆<sub>レ</sub>  
累<sub>レ</sub>積<sub>レ</sub>無<sub>レ</sub>能<sub>レ</sub>湔<sub>レ</sub>洗<sub>レ</sub>竊<sub>レ</sub>聞<sub>レ</sub>楚<sub>レ</sub>莊<sub>レ</sub>王<sub>レ</sub>田<sub>レ</sub>獵<sub>レ</sub>觀<sub>レ</sub>於<sub>レ</sub>榛<sub>レ</sub>叢<sub>レ</sub>  
擊<sub>レ</sub>刺<sub>レ</sub>虎<sub>レ</sub>豹<sub>レ</sub>者<sub>レ</sub>觀<sub>レ</sub>於<sub>レ</sub>猿<sub>レ</sub>射<sub>レ</sub>猱<sub>レ</sub>騰<sub>レ</sub>趨<sub>レ</sub>材<sub>レ</sub>捷<sub>レ</sub>足<sub>レ</sub>者<sub>レ</sub>觀<sub>レ</sub>  
於<sub>レ</sub>上<sub>レ</sub>功<sub>レ</sub>幕<sub>レ</sub>府<sub>レ</sub>不<sub>レ</sub>敵<sub>レ</sub>不<sub>レ</sub>虧<sub>レ</sub>賞<sub>レ</sub>罰<sub>レ</sub>平<sub>レ</sub>允<sub>レ</sub>者<sub>レ</sub>不<sub>レ</sub>徒<sub>レ</sub>行<sub>レ</sub>  
也<sub>一</sub>中<sub>レ</sub>軍<sub>レ</sub>亟<sub>レ</sub>於<sub>レ</sub>下<sub>レ</sub>綏<sub>レ</sub>專<sub>レ</sub>事<sub>レ</sub>指<sub>レ</sub>揮<sub>レ</sub>發<sub>レ</sub>縱<sub>レ</sub>而<sub>レ</sub>已<sub>レ</sub>三<sub>レ</sub>者<sub>レ</sub>  
或<sub>レ</sub>勇<sub>レ</sub>或<sub>レ</sub>敏<sub>レ</sub>或<sub>レ</sub>公<sub>レ</sub>皆<sub>レ</sub>於<sub>レ</sub>農<sub>レ</sub>隙<sub>レ</sub>之<sub>レ</sub>時<sub>レ</sub>預<sub>レ</sub>儲<sub>レ</sub>制<sub>レ</sub>勝<sub>レ</sub>敵<sub>レ</sub>  
愾<sub>レ</sub>之<sub>レ</sub>器<sub>レ</sub>今<sub>レ</sub>世<sub>レ</sub>子<sub>レ</sub>閣<sub>レ</sub>下<sub>レ</sub>選<sub>レ</sub>徒<sub>レ</sub>禱<sub>レ</sub>馬<sub>レ</sub>大<sub>レ</sub>都<sub>レ</sub>亦<sub>レ</sub>自<sub>レ</sub>如<sub>レ</sub>

此<sub>一</sub>惜<sub>レ</sub>僕<sub>レ</sub>老<sub>レ</sub>憊<sub>レ</sub>病<sub>レ</sub>孱<sub>レ</sub>四<sub>レ</sub>五<sub>レ</sub>年<sub>レ</sub>矣<sub>レ</sub>不<sub>レ</sub>及<sub>レ</sub>旬<sub>レ</sub>旬<sub>レ</sub>園<sub>レ</sub>塲<sub>レ</sub>  
仰<sub>レ</sub>觀<sub>レ</sub>講<sub>レ</sub>武<sub>レ</sub>寓<sub>レ</sub>兵<sub>レ</sub>之<sub>レ</sub>意<sub>レ</sub>用<sub>レ</sub>是<sub>レ</sub>歎<sub>レ</sub>歎<sub>レ</sub>無<sub>レ</sub>已<sub>レ</sub>耳<sub>レ</sub>茲<sub>レ</sub>者<sub>レ</sub>  
竊<sub>レ</sub>力<sub>レ</sub>奉<sub>レ</sub>候<sub>レ</sub>旌<sub>レ</sub>麾<sub>レ</sub>薄<sub>レ</sub>具<sub>レ</sub>澣<sub>レ</sub>蛤<sub>レ</sub>壹<sub>レ</sub>籠<sub>レ</sub>少<sub>レ</sub>將<sub>レ</sub>芥<sub>レ</sub>曝<sub>レ</sub>祇<sub>レ</sub>  
希<sub>レ</sub>叱<sub>レ</sub>存<sub>レ</sub>不<sub>レ</sub>備<sub>一</sub>。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因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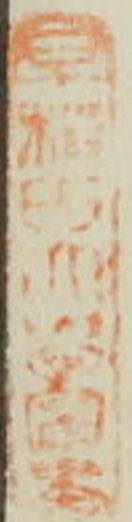
綱條

校

○書五

答松平康兼書

大凡畫像至後世。輒展轉失真。此無足恠者。孔子五露。堯顙。皐額。明明載之。書傳而後世。畫為長髯俊雅。張子房體不勝衣。貌若婦人。近見數種畫。為雄赳。戟髯。兩目懸鈴。如此大。



錯其他肥瘠脩短之間。益不足言矣。此像豐偉秀麗。亦非小面。畫工於髭鬚長短。多不用意。蘇東坡短髯。前見瓊州借笠屐像。美髯尺餘。然不可謂非文忠公像也。韓熙載曰。陰術害人。素行險陋。傾仄。必非俊偉凝重之器。且謚文靖。亦稱文公。則事文類聚記載之訛。與熙載先後同時者。李沆亦謚文靖。不稱李文公。王旦謚文正。不稱王文公。何獨至於熙載。則稱韓文公耶。肘掛雙屨。當但文公退之像。不備。

與岡崎昌純書二首。

春間。手札論三木兄。轉致盛意。深感厚情。臺下循行阡陌。遍歷閭閻。凡農民勤惰。田畝墾治。汗萊婦子嬉愉。及貧家終歲作苦。莫不顰然在目。纖悉備舉。且告上公。此誠輓世之盛事。而為萬民造福也。今年各處饑荒。溝渠

捐瘠被苦行乞者不可指數。宐宐恐有他變。而獨貴邦無一餓殍。此誠君卿大夫之榮。而萬民之所尸祝者也。當宁聞之。理當寵異。僕謂救荒之策。始如日用飲食。朝饔甫竣。當思夕飧。今日枵腹。又恐來朝。輟釜爲之。君父者。憂未歇也。故當有道。日處此。爲之。十年而殫。於一歲。則全功盡棄矣。語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今政蓄艾之時也。晏子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助不給者。或非臺

下之所能爲。然不可不知其意。民間固有刈穫方畢。而甌石無儲。父母無日養者。別其勤惰。審其疾苦。間施特恩。卹不得已之人。政在此時。行其激勸也。儻能及今蓄之。邀天之幸。數年豐稔。則公私廩積盈溢。雖有水旱凶荒。亦無大患。即賑亦不必盡蠲。公帑矣。惟在臺下謀之。諸卿大夫加之意焉。爾嗣後又辱翰教。方在病中。手書則不能代筆。多爲虛語。故致遲遲。幸亮原之。前期已近。僕病四月。今

已稍愈。晤時當竟夜挑燈。詳細往復也。伊藤  
貴同。貴希爲道意。或即以此示之。病後草率  
不宣。

二

世俗之人。以加官進祿爲悅。賢人君子。以得  
行其言爲悅。言行道自行也。蓋世俗之情。智  
周一身。及其子孫。官高則身榮。祿厚則爲子  
孫數世之利。其願如是止矣。大人君子。包天  
下。以爲量。在天下則憂天下。在一邦則憂一

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於一身之榮瘁。祿食  
之厚薄。則漠不關心。故惟以得行其道爲悅。  
雖世莫之宗。其栖栖皇皇之心。固無已也。僕  
在此。屢有啓迪。疑上公漫無可否。故連年堅  
欲求去。臺下之所知也。特爲貴邦風俗所拘。  
事事皆藉他人爲主。非但中華進退皆自裁  
酌。欲去則翩然高舉。無有以爲之者。是故  
身雖勉留。居常怏怏。昨論上公鴻恩汪澤。覃  
被士民。此誠有高世主之心。而有志先王之

愛川先生文集 卷五  
道者非深心爲民。豈能至此。台諭謂是行僕  
之言。別後喜而不寐。若能擴而充之。則水戶  
一邦。當無有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者矣。今且  
使仁心仁聞達乎四境。使含恩之民歡欣鼓  
舞。歌頌君德。而上公亦無反汗之虞。儻僕明  
歲尚存者。當俟臺下明秋。至止。考究一可大  
可久之妙。不然則事或中乖。而盛德窮於難  
繼。斯強弩之末矣。蓋蠲民租。貸民種食。則倉  
廩將虛。倉廩虛。猶可言也。若代民償百官之

祿。斗食。且上或可。千石數百石。將如之何。則  
是小凶而公帑反爲大凶也。其間必有變通  
經久之道。至子孫亦世世可行者。昨暮日候  
久。倦怠。素所蓄積者七事。一言不得發。儻今  
夕賤體可支。初十日當入朝。出朝即造邸中。  
當擾貴署家常。一飯庶可備。談一二事。若十  
一十二准還軫。又不能矣。侵晨反承華翰。致  
謝益媿。

與三木高之書

僕於元日之夕。舊病齊發。意謂不能再見上公矣。不期延引至今。今上公入都。在邇庶可再奉色笑。無限歡喜。如聞道路之言。謂上公泛海至鎌倉。而後入都。此無知者之所測度。僕謂必無是理。上公明達矜慎。處平地而險。豈肯率意輕舉。且從船危。從橋安。人主不乘危。彼涇渭衣帶之水。一葦可航。又人人濟渡之津。耳目習慣。其風三面可用。即有船頭逆颺。可曰破浪鼓棹。即使萬分不能。不過仍歸

河干而止。漢臣猶且免冠力爭。甚者危言怒主。台臺即未讀其書。豈不能推明其理乎。何不聞忠諫之言。且諸卿大夫皆老成持重。皆未嘗泛海。必無阿意曲從者。固不足驚。且諸侯內地安行。告廟禮畢。先使祠官奉幣徧告所過名山大川。何也。誠重之也。未有無故冒波濤之險者。聞此途須北風。方達。目今南風司令。北風安可必得。萬一微風盪出外洋。豈人力所能收入。即或順風。可期亦必不曰萬

民仰賴。通國倚崑之身。嘗試其險。若原無此  
事。台臺亦不必達知上公。若果有之。望與諸  
卿相。商度萬全。犯顏力諫。前者老臣凋謝。誼  
當作書奉慰。詢之云。貴邦無有此禮。故不敢  
造次耳。力疾把筆。不盡不盡。海中事與近藤  
兄屢言之。問之可得其畧。

答大井田義行書

昨邂逅歧路。倉皇分手。儻僕此時適在左顧。  
則必失禮於門下。因思小力蠢愚。每每訓飭。

猶不介意。料平日之得罪於諸友者必多矣。  
孰能諒之。搏節愛養。敢不敬承明命。然何敢  
曰藐藐之軀。為萬姓所係也。惶媿惶媿。嘉惠  
宇陽芽茶。即當瀹試。曰沃清德。外重之。曰鮮  
魚壹尾。是魚虎頭燕頤。必能飛而食肉。僕來  
東武七年。今日初見。擊而烹之。其味必佳。勿  
勿裁復。希容面謝。不宜百拜之稱。懼不敢當。  
謹留之。曰誌謙德。曰後萬希自主。

答平賀舟翁書



聆來翰。知足下盡經思慮。此萬民之慶也。前  
 書田多沮洳。水浸則土膏不存。土寒則禾稼  
 不發者。蓋謂秋收之後。三冬及早春而言耳。  
 二三月間。田盡深耕。起大土塊。翻而覆之。如  
 伏虎蹲羊。然後日水灌之。使土酥而釋。然後  
 用糶糶之。然後用平糶打平。平時亦用水淹  
 一寸許。四面阡陌。即田塍。甲間小道也。勤勤修理。勿令  
 滲漏。亦勿令客水流澌。若大雨水多。亟須開  
 缺。放去。放畢復塞。日俟蒔苗。恐足下誤認前

書謂田中不當有水。致誤民事。故力疾作此  
 數字。連日病甚。不能多及。農功須日夜日思。  
 不過一理耳。有不可解者。不妨陸續來問。

與原善長書

初見芝顏於外朝。即有款款之意。此後相與  
 日浹。真率直遂。竟無城府。不日遠近作殊觀。  
 表裏如一。始終如一。去秋入東武。已幾一年。  
 閱人亦自不少。欲如此光風霽月之懷。亦寥  
 寥未有幾人。乃緣上公情繫北闕。夙駕星言。

僕不得久沃方潤耳。懷念誠深。眷戀無已。屢  
厯翰札。又因賤疴雜速而至。且不解國書。不  
能親復。雖令譯者代書申謝。然書不盡言。言  
不盡意。終自耿耿也。敝門人佐藤彌四郎至。  
詳述興居。可勝遙慰。鄙人不合時宜。宜爲世  
人所吐棄。上公別有賞識。獨能收之。格外禮  
儀隆備。日漸增加。而台臺水鑑。又不在牝牡  
驪黃之中。僕何修而得此也。然亦幸而有此  
耳。儻群相唱和。共播流言。萬里孤蹤。豈能一

日立於貴國之庭。彼不過爲螻蛄護法。妄意  
禍由僕生而已。笠井之子。僕聞其聰俊。極意  
欲訓成之。不料其於唐音不便也。心甚悵快。  
當一如來教而行。安積彦六頗佳。僕曰其多  
病。又恐騰貴國之人之口。前日其父病辭。回  
至今尚未呼取。係台臺近隣。幸藉鼎言。先爲  
僕地。異日成。則此子之福。不幸不永。知非僕  
罪。不然。世俗無知。便謂聖教能殺人。據爲口  
實矣。不盡惓惓。統惟崇炤。



儻此後復有東行。非然膏繼晷不可。曰盡澗  
悼豈能詳之。筆墨之間在遠不忘更惠佳珍  
感深肺腑矣。近來溽暑酷烈。惟祈順時節宣。  
僕舊疾如故。恐與此身相為終始也。過辱軫  
念銘載無盡神隨短楮。意與長縈。

答小宅重治書

古來為學不問其貧富貴賤。不問其事冗事  
簡。惟問其好不好耳。好則最煩最不足者。偏  
有餘力餘功。不好則千金之子。貴介之胄。祇

曰嗜酒漁色。求田問舍。何復有一念及於學  
問。且學問者。亦何必廢時荒業。負笈千里而  
後為學哉。家有母。學為孝。家有弟。學為友。家  
有婦。學為和。出而有君上。學為忠。慎有朋友。  
學為信。無往而非學矣。其不得其意者。時取  
古人之書。曰印之證之。擴之充之。即此是學  
矣。茅容樵子耳。郭林宗勸令為學。卒為大儒。  
世何有不可學之人。漢光武明帝之時。期門  
羽林。皆讀論語孝經。分番上直。曰書納之懷。

中暇則出而讀之。何有不可學之時哉。日日而積之。則善人信人。大而君子。無不可為者。已。惟佛氏為喪心。敗俗。必不可為者也。欲為聖人之道。而曰佛氏雜之。是猶烹大牢於中。牛之鼎。而投之。曰鼠矢。誰能食之。承惠榜子。臺盤領謝。足下抱恙未痊。何故為此。先曰小札奉復。諸容晤盡。

與小宅生順書

文章之貴。立格立意。練氣練神。常山之蛇。處

處皆應。節節俱靈。真文之神品也。若踞高山。絕頂俯瞰。萬物則遺。辭命意自然超曠。而其要務使有關於世道人心。雖小小題亦自有獨到之識。出人慮表。乃為可貴耳。若止於摘辭繪句。雖復膾炙人口。正如春苑之華。鮮妍易謝。况復有不及此者乎。為文務使字字句句。俱從經史古文中來。而又不見其痕迹。水乳相和。一氣冲融。如蜂之釀蜜。成不復辨。其為何花之英也。至能自開手眼。則六經皆

供我驅策矣。或謂摹某人某作。倣某人某句。大為可笑。佳作路頭醇正。氣勢衝沛。辭意雅馴。與往日所見貴國之文。迥然不群。展讀終卷。喜躍不可言。貴國自是有人。足目踐僕平日之語。若能著力研磨。深造其極。自可一洗舊習。超然自命。近所嫌者。語意不敷。輒自鑄數言。補湊使人窺見底裏。故曰狐白之裘。不可補。呂他獸之皮。惟祈慎之。歌曲傳奇。可用方言調侃。記誌亦有之。作文不宜用方言奇

字。屈平揚雄。終不得埒於經也。佶屈聱牙。呂文其淺陋。豈是大手筆。集中辭銘皆佳。奉命評隲。故遂僭妄至此。幸勿為罪。

答小宅生順書七首

初識荆顏。惓惓慰諭。深銘厚意。敢効區區。僕呂中華。穢亂義不應死。漂零海外。已二十一年。幸蒙樾蔭。許得留止。貴邦全忠臣孝子之節。非獨有大造於僕。遠近莫不聞知。亦所呂章貴國之明於大義也。茲得偃仰棲遲。畢其餘。

生足矣。寧敢有厚望哉。僕幼學之時。固有用  
行之志。逮夫弱冠不偶。彼時時事大非。即有  
退耕之心。荆妻頗能一德。饒有孟光桓少君  
之風。而父兄宗族戚友不聽。不得不勉強應  
世。實無心於富貴矣。壯年謬膺主眷。起家遠  
過東山。然國是顛危。艱難十倍。典午是日。屢  
違詔命。依稀稀蔡道明。竟日臨軒。舉朝糾劾。禍  
將不測。星夜潛踪自竄海曲。僕素民物為懷。  
綏安念切。非敢曰石隱為高。自矜名譽。但一

木之微。支人既傾。之厦近。則為他人任。過遠  
則使後之君子執筆而譏笑之。無為也。故忍  
死不為耳。僕事事不如人。獨於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可無媿於古聖  
先賢萬分之一。一身親歷之事。固與士子紙  
上空談者異也。今寂寥海壖。祇希十畝之園。  
開闢池池。多者二十餘畝。種植瓜蔬。易粟餬  
口。非為困厄。何有咨嗟。至於我道泰否。氣運  
盛衰。僕不敢與聞。僕固非其人也。若果士大

夫專<sub>レ</sub>意興<sub>ニ</sub>聖人之學<sub>ヲ</sub>。此誠<sub>ニ</sub>天下國家莫大之福。莫重之典。莫急之務。惟台臺共相敦勉<sub>セヨ</sub>焉。僕雖<sub>ニ</sub>遠人<sub>ト</sub>。不<sub>ニ</sub>惟舉手<sub>ヲ</sub>加<sub>レ</sub>頰<sub>ニ</sub>。亦日夜拭目<sub>ヲ</sub>思<sub>フ</sub>見<sub>ニ</sub>德化之成<sub>ヲ</sub>也。又曰。除<sub>ニ</sub>一方之害<sub>ヲ</sub>。愚竊<sub>ニ</sub>曰<sub>ニ</sub>爲不<sub>レ</sub>然<sub>ラ</sub>。僕聞<sub>レ</sub>之。本必先撥<sub>ヤ</sub>也。而後風顛<sub>ス</sub>之。心必先惑<sub>ヤ</sub>也。而後讒乘<sub>ス</sub>之。高堂廣廈。主人曠<sub>レ</sub>而弗<sub>レ</sub>居。則必有狐狸鬼恠。從<sub>レ</sub>旁竊<sub>ニ</sub>入<sub>テ</sub>而據<sub>レ</sub>之<sub>ニ</sub>矣。元神榮衛。不<sub>レ</sub>能<sub>ニ</sub>自固<sub>スレ</sub>。則寒熱風邪。交<sub>ニ</sub>至<sub>テ</sub>侵<sub>レ</sub>尋<sub>レ</sub>而爲<sub>ニ</sub>之<sub>カ</sub>崇<sub>ラ</sub>矣。上公元侯大夫君子。果能知<sub>テ</sub>先王之

道之爲<sub>ニ</sub>美<sub>ヲ</sub>。修<sub>テ</sub>而明<sub>レ</sub>之<sub>ヲ</sub>。力<sub>テ</sub>而行<sub>レ</sub>之<sub>ヲ</sub>。作<sub>テ</sub>而興<sub>レ</sub>之<sub>ヲ</sub>。威<sub>レ</sub>而懲<sub>レ</sub>之<sub>ヲ</sub>。則政治自善。而風物聿新。洪水平<sub>テ</sub>而鳥獸之害人者消<sub>ス</sub>。聖教明<sub>レ</sub>而異端之害民者亦消<sub>ス</sub>。又何待<sub>ニ</sub>於除<sub>レ</sub>之<sub>ヲ</sub>而後<sub>ニ</sub>去<sub>レ</sub>哉。此非<sub>ニ</sub>相陽五山<sub>ト</sub>。京師五山。能遺臭流毒巢穴。而秦塞<sub>スレ</sub>之<sub>ニ</sub>是<sub>ニ</sub>乃<sub>ニ</sub>主持政教者之過也。武將悍卒。閑居退處。得<sub>レ</sub>祿<sub>ヲ</sub>而無<sub>レ</sub>所用<sub>ニ</sub>。積<sub>レ</sub>金<sub>ヲ</sub>而無<sub>レ</sub>所洩<sub>ス</sub>。又上畏<sub>ニ</sub>憲令<sub>ヲ</sub>。不<sub>ニ</sub>敢有所舉行<sub>ヲ</sub>。及<sub>レ</sub>夫細民富室。黠慧士女。飽食煖衣。群居無事。安能鬱鬱兀<sub>ニ</sub>坐<sub>セシ</sub>。屋子下<sub>ニ</sub>乃<sub>レ</sub>



思招提蘭若。引類呼朋。說法聽經。談因論果。冀<sub>レ</sub>懺<sub>レ</sub>從前之罪過。妄<sub>レ</sub>希<sub>レ</sub>身後之福緣。於是窮愁抑鬱。罪惡過多之流。一鼓而牢籠之矣。彼釋子恣<sub>レ</sub>其顛誣。萬千變化。愚迷欲<sub>レ</sub>生<sub>レ</sub>極樂。一味貪癡。政<sub>レ</sub>如<sub>レ</sub>寒熱風邪交侵。迭<sub>レ</sub>乘<sub>レ</sub>而不<sub>レ</sub>已。豈非<sub>レ</sub>元氣不固之患哉。彼誠<sub>レ</sub>知<sub>レ</sub>聖王之道之爲美。則名教之中。自有<sub>レ</sub>樂地。君臣父子之際。無限精微。家修<sub>レ</sub>之<sub>レ</sub>尚懼<sub>レ</sub>不足。何有<sub>レ</sub>餘功及<sub>レ</sub>於邪徑耶。僕故曰。是主持政教者之過也。或者謂

貴國尚武。何必讀書。是未<sub>レ</sub>知<sub>レ</sub>古來名將讀書者之多也。爲將而不<sub>レ</sub>讀書。則恃<sub>レ</sub>勇力而干<sub>レ</sub>禮義。能讀書則廣<sub>レ</sub>才智而善<sub>レ</sub>功名。彼惡<sub>レ</sub>知<sub>レ</sub>之<sub>レ</sub>謬。兼<sub>レ</sub>深愛<sub>レ</sub>故。敢<sub>レ</sub>自獻<sub>レ</sub>其愚。任<sub>レ</sub>筆極言。不<sub>レ</sub>顧<sub>レ</sub>忌諱。若夫自傷<sub>レ</sub>落魄。至<sub>レ</sub>煩<sub>レ</sub>援<sub>レ</sub>天<sub>レ</sub>日<sub>レ</sub>明<sub>レ</sub>詔<sub>レ</sub>之<sub>レ</sub>。僕實未嘗有<sub>レ</sub>此。草廬容膝。歌詠先王。有<sub>レ</sub>敝門人安東省庵一人。志<sub>レ</sub>同道<sub>レ</sub>合。亦足<sub>レ</sub>爲<sub>レ</sub>不<sub>レ</sub>孤<sub>レ</sub>。斷<sub>レ</sub>壘<sub>レ</sub>劃<sub>レ</sub>粥。亦足<sub>レ</sub>日<sub>レ</sub>不<sub>レ</sub>餒。生<sub>レ</sub>中國<sub>レ</sub>不用<sub>レ</sub>而不<sub>レ</sub>悔。安<sub>レ</sub>望<sub>レ</sub>居<sub>レ</sub>貴邦<sub>レ</sub>乃得<sub>レ</sub>行<sub>レ</sub>聖人之道。况<sub>レ</sub>景在<sub>レ</sub>桑榆耶。厚意誠

無限。僕自揣陋劣。故不敢有此奢願也。連日  
君敝門人事。須報奉。復遲遲。幸惟原宥。

二

僕君台臺志同。識朗學富。議高可。君與言。且  
前所教者。皆大事。故披肝瀝膽。而不惜。接昨  
日書。甚悔失言之罪。一書之中。有所得。所疑  
有不安。不辨台臺何用意之深。擊耶。初見之  
日。有節義巍巍之語。僕謂台臺已得鄙人之  
素。故洞開胸臆。遂有富貴威武之論。致煩相

詰貧賤不移者。此高明所親見也。僮僕頑梗。  
不可理喻。德化捉衿露肘。不能指石點金。夫  
非君貧且賤之故哉。然僕之志。則必不可移。  
其有非義非道者。一介不可點也。富貴不淫。  
威武不屈。交趾船頭商旅。目稍工社諸人。及  
漳泉州船客。與長崎之聞其事。而見在者。應  
不下數百人。歷歷能言之。無煩僕自為誇詡。  
也。若在大明之故。未可一二數。亦或有能道  
之者。僕亦不必言之矣。聖政體用之論。極有

分別。然傳曰。務德莫若滋。去惡莫如盡。兵志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如徒曰誅殺爲事。而不能使天下萬姓曉然明於邪正之辨。而中心誠服焉。是非拔本塞源之論也。乃若吾道泰否。貴國尚武。及僕居貴邦。安望其得行聖人之道三條。或是僕意踈語滯。或是台臺閱去書不詳。不能知發言之意。而徒奮其英銳耳。蓋進退曰禮謙讓不遑。自是吾儒宜然之道。彼大言不慚。是乃異端誑誘愚弄之術。而

謂吾儒爲之耶。孔子孟子豈獨善其身。無有入心者。雖栖栖皇皇。然亦未聞自衒其玉。揭竿於市。曰市之也。台論語曰。偶然辨之。太早等語。僕愚陋終不能解。台臺有其誠。而未有其度。顧曰。僕之志爲不同。失之遠矣。何如。將去書再三詳觀。則心自舒。氣自平。未必負三千里之遠行也。昨夜分還寓。今早又有小恙。率率不盡。統惟鑒涵。

三

午間欲乘肩輿過候。恐台兄力疾出晤。故上。弟意謂爲小恙。不意至於肩背作痛。或爲風邪所侵。幸勿輕視之。今日世子問中國何日遂淪於虜。答曰。失其民也。居官者不知治理。惟知培植。一有變故。遂至土崩瓦解。所曰有國有家者。但當悉心撫字。民心若固。何憂外患。又問大明有火器否。前言不佩刀劍。何曰。應敵。答曰。刀劍特不帶耳。別有軍器局。收貯有事取用。烏銃大明頗有絕高手。銃砲亦甚。

多。但民心既背。堅甲利兵。適足爲盜資耳。又言韃虜殘虐。淫污。諸不逞之徒。倚賊行私。不得真主。無繇驅除。方欲暢言之。而台兄曰。貴恙不同。行恐無解。唐音者。故爾中止。即告辭而歸。世子復令人致謝。祇此奉復。諸容晤言。

四

昔者韓宣子聘於鄭。宣子舊有玉環二枚。其一在於鄭賈。宣子求之。既成價矣。而賈人必欲聞之。執政於是宣子請之。子產而子產弗

與夫宣子，晉國之上卿，而子產小國之執政。鄭之存亡禍福，一係乎晉之左右手耳。故惟子產爲能不與，惟宣子爲能無怨。是曰萬古稱而述之。所言丈夫襟期識力，與尋常迥然不同者，曰此故樂爲親故，間頌言之，非有他意也。而台臺乃疑爲舊年之故，稱許過當，僕自揣謏陋，逡巡拘指，而不敢居，亦其宜也。豈復有他意。承惠饅頭壹箱，領謝。台臺儒素，何乃曰貨財爲禮，統容面頌。昨別後，即爲寒熱。

交侵至夜分方復故約，明日午候見上公，未知賤體如何耳。適曰冗極，未得裁答，希亮原之。不盡。

五

聖人之心，與天地同體。烏有所謂紆曲隱避者。兩議皆非。藩籬之鷄，不足與量天地之高，且大也。一則不知聖人之心，一則不諳天下國家之故。蓋史書乃書魯及列國之事，非夫子所得而私也。夫子任之，與諱之，皆非也。且

執筆自有史官。欲至策勲之時，已載在國史。孔子即欲諱之，其將能乎。且此事係定公之十一年，而作春秋乃在哀公之末年，又何容得諱之。然此二說，乃先設疑而後解之。文理極明顯，非有首尾支離也。胡康侯豈有輕易下筆之理。不必過疑。冗次率復不盡。

六

已刻兼論。適在遣人還崎，未得即復。豺非能食虎，但舌利。故之即潰爛。虎變虎威，誠不可

犯然不能防患。豺躡其跡，虞曰舌故之必致其斃。然所曰害虎者，非止於豺而已。蝟亦食虎，駁亦食虎。三者皆陰中之也。象龐然而大，高十尺。次者八尺。小者亦六七尺。鼠豈能奈之。何然能穴於其耳之中，則足曰制其死命。至今燕都及交趾，象房必穴四孔，如鼠穴。象則曰四足踏之，日不敢移，夜不敢卧，皆實有其事。二者乃警戒人君及大人君子。當防患於未然，毋曰宵小為不足畏而忽之也。言虎

之威。象之力。尚為微物所害耳。非獨鼠能害象。蛇亦能害象。鼠與蛇。皆陰物也。理或然歟。虎有乙威語。不知其所出。弟於嘗所讀書。今見之。如逢新客。於偶見書。今見之。如接異國人。前在長崎。曾與台兄言之。今三年矣。台兄應忘之也。笑笑。

七

廿七日捧讀翰札。台臺親奉。上公。面命。令僕於朔日進見。昨晨一無所事。冠衣坐候。竟致

愆期。僕真不解其故。僕屢言來書云。午間至公邸候見。諸人堅執。曰為細問。來人三次。皆言午鐘既畢。從容造府。即是坐聽。午鐘而行。過期已久。豈不駭然。上公為何人。今月朔日之見。為何禮。僕千里遠來。為何事。乃竟曰兒戲。誤之耶。整衣嚴坐。佯非慢事者已。與人祇候。而竟後期。雖有智者。不能解其故矣。上公汪洋太度。澄澄澄萬頃之陂。毫無纖芥之嫌。誠為不可及。而僕自顧愈慚。台臺手教儼然。是

言午間候<sub>ニ</sub>公<sub>一</sub>邸<sub>ニ</sub>也。而僕後<sub>レ</sub>期<sub>ニ</sub>而行。是僕偃蹇也。上<sub>一</sub>公位尊勢重。如此虛誠。是天下之至美也。僕不能<sub>レ</sub>將順<sub>ニ</sub>其美<sub>一</sub>。顧<sub>ニ</sub>乃曰偃蹇<sub>一</sub>。答<sub>レ</sub>之。不<sub>レ</sub>幾爲<sub>レ</sub>後來儒者之罪魁乎。偃蹇者驕也。僕自揣何才何德。乃敢驕<sub>レ</sub>人。即使<sub>ニ</sub>有德有才<sub>一</sub>。又何敢驕<sub>レ</sub>人也。往<sub>ニ</sub>讀<sub>ニ</sub>田子方王蠋等語<sub>一</sub>。皆言富貴者安敢驕<sub>レ</sub>人。貧賤者驕<sub>レ</sub>人耳。千古曰爲美談。僕獨評<sub>レ</sub>之云。此非聖賢之道。非聖賢之語也。富貴者固不<sub>レ</sub>敢驕<sub>レ</sub>人。已。貧賤者又安敢驕<sub>レ</sub>人。貧

賤者特不<sub>レ</sub>可<sub>レ</sub>諂<sub>レ</sub>人。媚<sub>レ</sub>人耳。又何<sub>レ</sub>挾<sub>レ</sub>而敢驕<sub>レ</sub>人耶。故曰非<sub>ニ</sub>聖賢中止之道<sub>一</sub>也。僕往<sub>ニ</sub>乃言<sub>レ</sub>之。今乃身踐<sub>レ</sub>之。豈非<sub>ニ</sub>言行相違<sub>一</sub>耶。聖賢自有<sub>ニ</sub>中正之道<sub>一</sub>。不<sub>レ</sub>亢不<sub>レ</sub>卑。不<sub>レ</sub>驕不<sub>レ</sub>諂。何<sub>レ</sub>得<sub>レ</sub>如此也。自昨<sub>ニ</sub>至今<sub>一</sub>。展轉不<sub>ニ</sub>自安<sub>一</sub>。誦<sub>ニ</sub>折柳之章<sub>一</sub>。曰自警<sub>一</sub>。故<sub>ニ</sub>走筆奉聞<sub>一</sub>。諸侯面<sub>レ</sub>聲。不<sub>レ</sub>盡不<sub>レ</sub>盡。

答<sub>ニ</sub>小宅生順野傳論<sub>一</sub>建<sub>ニ</sub>聖廟<sub>一</sub>書

上<sub>一</sub>公。賢君也。聰明睿智。不<sub>レ</sub>世出之主也。茲欲<sub>ニ</sub>建<sub>ニ</sub>數千年未有之業<sub>一</sub>。而垂<sub>ニ</sub>之<sub>一</sub>千萬世之久。誠<sub>ニ</sub>



宜熟講而安行之。合乎天理宜乎人情。後日  
可曰無悔。即使少有過差。明主可曰理奪。二  
兄宜無默默而已。夫明君之舉事。其難其慎。  
百倍於中。主庸君。非賢君。反難。而庸君。反易  
也。其理易明。而可曉矣。前者相度廟址。弟謂  
遠而僻。不便。二兄謂上公。慮有遷變。故欲遠  
之。曰垂永久。可謂長慮。而却顧矣。真他人之  
所不能及也。雖然。僕切曰。爲未盡善也。古者  
建學。必於國都。太事於此焉。出。其後飲。至策

勲。行之。太廟。而獻馘。獻囚。必於泮宮。所曰聖  
廟。與學校。不宜相去也。古者爵人。必於朝。刑  
人。必於市。非徒予之棄之。與衆共之。示王者  
不敢自專而已。亦所曰厲世。磨鈍也。而厲世  
磨鈍之大者。莫大於學官。農夫之子。可曰升  
之。司馬司徒。辨論官材。簪纓之曹。可曰移之。  
郊遂。創懲逸志。一升一沉之間。人自不得。不  
憤發爲善。而銷阻其邪惡之思。於是國籍成。  
德達材之用。而家裕溫恭孝弟之規。法至善。

也。所<sub>レ</sub>曰<sub>レ</sub>聖廟不<sub>レ</sub>宜<sub>下</sub>與學校懸隔<sub>上</sub>也。既已立廟。朔望必當<sub>レ</sub>行香。若上公親<sub>レ</sub>行。而衆官不<sub>レ</sub>隨。則威儀不<sub>レ</sub>肅。號令不<sub>レ</sub>申。若衆官必欲<sub>レ</sub>從<sub>レ</sub>行。則車馬人徒。勞煩過甚。每月兩次。人情不堪。未<sub>レ</sub>行而遇<sub>レ</sub>風雨。不<sub>レ</sub>得<sub>レ</sub>不<sub>レ</sub>止。已<sub>レ</sub>行而遇<sub>レ</sub>風雨。不<sub>レ</sub>得<sub>レ</sub>不<sub>レ</sub>歸。弛廢之端。便<sub>レ</sub>從<sub>レ</sub>此始。且上公歸闕之後。必須<sub>レ</sub>處守攝行。執事有<sub>レ</sub>恪<sub>レ</sub>恐<sub>レ</sub>難<sub>レ</sub>始<sub>レ</sub>終<sub>レ</sub>如一。委<sub>レ</sub>之守廟人。負<sub>レ</sub>無<sub>レ</sub>足<sub>レ</sub>重<sub>レ</sub>輕<sub>レ</sub>。是遠廟之不便<sub>レ</sub>一也。春秋二仲。皆有<sub>レ</sub>丁<sub>レ</sub>祭。牽牲繫牲。視牲點牲。皆先

一日行<sub>レ</sub>禮。而要<sub>レ</sub>須<sub>レ</sub>國君親<sub>レ</sub>行。卿士大夫各有執事。遠則難<sub>レ</sub>歸。而復<sub>レ</sub>往。必當<sub>レ</sub>建<sub>レ</sub>立<sub>レ</sub>齋宮。禮諸侯之子。不<sub>レ</sub>敢<sub>レ</sub>居<sub>レ</sub>父<sub>レ</sub>之<sub>レ</sub>寢。况<sub>レ</sub>人臣而敢<sub>レ</sub>居<sub>レ</sub>君<sub>レ</sub>之<sub>レ</sub>寢乎。處<sub>レ</sub>守<sub>レ</sub>齋宮。又須<sub>レ</sub>別<sub>レ</sub>建<sub>レ</sub>。如此則<sub>レ</sub>干<sub>レ</sub>費<sub>レ</sub>浩<sub>レ</sub>繁。而從<sub>レ</sub>官及隨<sub>レ</sub>役。尚無<sub>レ</sub>止<sub>レ</sub>宿<sub>レ</sub>之<sub>レ</sub>處。是遠廟之不便<sub>レ</sub>二也。即或<sub>レ</sub>權<sub>レ</sub>宜<sub>レ</sub>立<sub>レ</sub>殿。少<sub>レ</sub>蔽<sub>レ</sub>雨<sub>レ</sub>露<sub>レ</sub>霜<sub>レ</sub>雪。而四無<sub>レ</sub>屏障。下無<sub>レ</sub>架<sub>レ</sub>閣。不能<sub>レ</sub>驅<sub>レ</sub>禦<sub>レ</sub>風<sub>レ</sub>濕。官徒勞<sub>レ</sub>勤。饑<sub>レ</sub>疲<sub>レ</sub>轉<sub>レ</sub>生<sub>レ</sub>。困<sub>レ</sub>怠<sub>レ</sub>風<sub>レ</sub>寒<sub>レ</sub>所<sub>レ</sub>侵。或有<sub>レ</sub>二<sub>レ</sub>三<sub>レ</sub>人<sub>レ</sub>少<sub>レ</sub>生<sub>レ</sub>病患。愚<sub>レ</sub>人<sub>レ</sub>之<sub>レ</sub>心。易<sub>レ</sub>致<sub>レ</sub>猜<sub>レ</sub>嫌。必<sub>レ</sub>謂<sub>レ</sub>孔子至<sub>レ</sub>聖。祭

之不能致福而反曰生災誠不及我佛之羣  
感且官民非真能崇信聖教特曰上公勸諭  
之切稍稍二三其志一旦不見可悅而徒見  
可畏則事佛之心較前益堅是上公誘之爲  
正而反驅之從邪則深負盛心是遠廟之不  
便三也。今聞郭中之地縱廣各五十步。廟堂  
齋舍儘可量地而爲之時下生徒不甚多。齋  
舍必自有餘。異日生徒衆多。至學舍不能容  
此特別議恢廓則事事皆爲美舉。人情歡欣

踊躍無不樂從如此則上公今日之盛德大  
業且爲四國所興觀而京師亦來取法矣。誠  
見四國之人情皆曰上公之舉動爲正鵠小  
有不善則人情懈體而聖教不興行之得其  
道則上公爲聖教之首功而日國興賢之梟  
祖四方且尸而祝之與孔子永永不磨又何  
長慮却顧之有人之不才不至孫皓苻生必  
不毀及聖廟又無煩過慮也。此但畧及其利  
弊而廟學之相須已如此遠廟之不便已如

彼尚未及。聚材鳩工。設官吏。設掃除。人戶之  
煩費也。惟二兄委曲詳達之。弟連日眩暈。步  
履傾欹。少瘥亦當趨造面陳也。

答野傳書四首

從古據高位。威稜惕息者多矣。而恭謙下士  
者獨傳。蛇行匍伏。足恭貢媚者多矣。而義禮  
進退者獨傳。寧非禮之不可踰越哉。然而其  
間亦難矣。故惟衛長平與汲長孺。千古傳為  
盛事而未若今茲之盛也。僕所冒昧而來

者。蓋稔聞上公。周室之至親。居家宰之重  
位。同學優於五車。德譽隆於一代。而汲汲下  
士。不異姬公。故晉謁之時。從容長揖。上公毫  
不致疑。而情至言耳。慙懃無已。賢明之聲。頃  
刻遍於輦下。不日間。四方莫不聞之。豈非聖  
賢舉動。能使天下觀感哉。然僕之微名。亦附  
騏驎而遠矣。台臺至許之。為大丈夫。僕恐過  
已。種種獎借。推且人師。退自省循。愈增慚悚。  
台臺妙齡博學。志廣辭華。誠國家之上瑞。當

代之名珍。私願觀光。已見其一。乃執謙如此乎。師曠有言。少而好學。如旭日之光。錄此而歷於日中。長不至從心。不踰矩。不已也。何達夫老泉之足云。故知上公培植之深。卒達之廣。儻得盡觀上林琪樹。此時不知如何奪目。前者導引勞神。中心感佩。未伸執贄。先賦佳儀。益深銘載。對使拜嘉。統容面頌。賤恙頭岑。岑眩暈潦草不恭。更希崇矧。

二

前月十八日奉華翰。適當尊公老丈。枉顧別後。即眩暈伏枕。後雖小愈。手顫不能作小楷。奉復遲遲。罪甚罪甚。雖在病中。讀來書。大為喜躍。自古以來。世不乏才能俊人。特不自遇賢君聖主。故使瓌竒抱德之士。賣志而歿。良可深痛。今上公種種明德。直可邁越古來哲王。若夫敬之一字。堯舜至於文武。心法相傳。惟此耳。弘此遠謨。萬善咸萃。自然野無遺賢。自然至於惠鮮鰥寡。王道之行。於今見之。此

政台臺際會之時也。惟冀共爲敦勉。力襄至治。必期成貴國無前之美。必期爲王者之法。方慙鄙懷。比之他州區區小喜。人人所艷稱。而樂道者不啻太陽燭火矣。僕雖衰朽遠人。蒙上公破格隆禮。亦扶杖而觀章叟之鼓舞。誠可藉手。且雪胸中憤悶矣。台翰敬勝。急勝。誠師高父之格言也。至若引用文王一節。僕且爲少有過差。蓋文王之聖。生而知之。終身且之。故曰緝熙敬止。非從憂患而得之也。若從

憂患而得之。則困心衡慮已。不識高明且爲何如。近聞上公之招。若藉庇無恙。擬於望日東行。旬日間便當會晤。率率不盡。

三

八月初九日午刻奉手書。知上公旌麾已臨常之柳岡。承示福履綏和。扈從悅豫。可勝歡忭。郵亭駐節。更煩遐念。錫且巨鳥貳翼。因詢其名。難抒熟薦之誠。徒切先嘗之媿。此鳥木明名曰蒼鷺。一名蒼興。緣此鳥善鳴。戒且之

時使中人辨色而興。繇此得名耳。祇恪拜嘉復命。尚容肅穢。端候不盡願言。統希涵鑒。

四

初五日午。捧讀來教。知上公閣下瑞藹門閭。宇下均甯福慶。誠為深喜。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人君之有道者。均足使婦子嬉嬉于田之獲。又復減大庖而念寒士。僕無掎角之功。坐收韜足之惠。拜登為媿矣。煩於公暇。致謝為感。時雖早寒。賤疴近亦少愈。乃塵遠念。銘佩

難勝。望日即當戒途。且夕親承台教。草草附復。不宣。

與野傳田犀書

前者惠呂琅函。推許太過。復承佳貺。媿感無涯。亟欲造府申謝。緣呂賤疴為累。日延一日。乃反蒙台兄垂問。益深悚仄。朔日又未得走送。昨有人自獵場來。備知上公安好。二兄佐佑欣欣。卿大夫諸公。及近侍御者。各各無恙。甚慰。惟是今年狩獵。不日得禽。多多為善。中

必疊雙爲喜。獨曰：人馬安寧，爲慶。惟祈致意。卿大夫及近親諸公，少抑上公勝氣。曰：爲一邦福祐，幸勿更爲愆。通則所獲無限矣。本欲作書申意，閣老因日本書，則辭不能達。唐書則大費參詳，是曰不果。尚祈兩兄委曲致意，爲感。諸誤，晤言不盡。

答田犀書

敝邑遭天不造，四海陸沉。僕捐墳墓，棄妻子，漂流瑣尾。侶年欲索其身，然衡之曰：大倫玷

缺多矣。幸蒙貴國寬仁，破格相容。感哉五中，莫可圖報。乙巳歲，猥辱上公招延，孟浪承命，謂鴻河不擇細流，妄冀輕塵足嶽耳。於今四年，未有少效。若曰泰山北斗，學海廣淵，即叨獎借之過，夢寐寧敢自欺。上公謙恭下士，懇惻真誠，欲邁魏文而駕荆莊，豈彼區區交戍所得比。方萬一恨，僕性執才庸，不能隨機通變。空爲後人作話柄耳。台臺學富名高，不意自得晉接於此。幸茲桃李盡在公門，乃猶斗



筓自儼。遜彼瑚璉。台臺其亦知斗筓瑚璉之所。且異乎。明粲黍稷。舍此莫登。則爲瑚璉。遂而不舒。隘而不能容。則爲斗筓矣。器則藉人而成。人不因器而限。爲貴爲賤。皆人之所。且自取也。至若輦轂遨遊。策名熙代。桑弧之初志。父母之夙心。豈有故園空老之理。僕異域飄零。亦不戚戚於此。或者重見天日。庶得展其壯猷。不然荒煙野草。安知埋沒何所。中秋爲知友王侍郎完節之日。慘逾柴市。烈倍文

山。僕至其時。備懷傷感。終身遂廢。此令節無可爲台臺道者。賤恙纏綿。奉復遲滯。前已面陳。或者少道罪戾。統希鑒炤。不宣。

答吉弘元常書二首

十九日。且碑亭事。倉卒下問。答之未詳。罪罪。此特爲石山戴土者言耳。然山固有土。山戴石者。則不須立樁。但平其石而建之。工力較省。墓前左方。十丈內外。俱可建。惟當相其宜。爾。碑多亦有豎於墓右者。然非諭祭諭葬壇

數多。平音疊降。未有多建碑者。亦緣墳墓不  
喜多石也。前所云石柱。恐此間難得。故止云  
一丈伍尺。然出土止九尺一丈。上頂仍須  
堅材接之。若神道碑。則立於入山路口之左。  
碑製短小。碑亭僅蔽風雨足矣。下亦不用  
鼎鼎作跗者。四柱可也。文公家禮皆士禮。間  
有及於大夫者。若諸侯之禮。未可盡。此爲  
憑也。墓前之亭八柱。或十柱。儻要四面通明。  
須用十二柱。在日本則爲費不貲。用民力莫

可限量。當察民情事勢何如。先與大臣酌議  
允合。蓋人君之考。合百姓之歡心。日事其先  
君則大矣。姑俟明歲秋成之後。議之何如。

二

僕不幸先父母久已厭世。同胞惟兄弟二人。  
形影相依。爾國變日來。倏忽分地。人情難割。  
於此爲甚。家兄通籍四十載。徒立相如之壁。  
虜氛濁亂之後。勉種東陵之瓜。每一念及。五  
內崩摧。况加之。日生妻弱息。種種難堪。地異

俗殊。惟有上公推赤心置人腹中。今復見台  
臺。且身嘗之。淒楚爲處地之至言。感淪臍髓  
矣。多病盡從此中來。新瘥喜客。人有同心。不  
止康節先生而已。特且逆旅不能。欸嘉客。淨  
辭不能當大方。深用爲愧耳。台臺乃體卹脆  
至。恐蒲質勞疲。極感雅愛。至且爲上公之幸。  
通國之大幸。僕糠粃遠人。增之千數。不足爲  
貴國重。去之千數。不足爲貴國輕。漿譽至此  
媿汗浹踵矣。葆氣之誨。敢不佩服。明教久未

得詣府奉拜。罪甚。尚冀鑒涵。

與板矩村顧言書

夏秋之交。酷熱無比。兩兄旅邸。或未甚寬敞。  
則清風之來。故人。或未數數也。僕自上公榮  
發之夕。舊病頓增。兩日且來。足腫牙浮。頭目  
脹悶。內外徙倚。無地自容。晝則求其速。夜情  
同孺子。夜則望其速。曉無異曷旦矣。近日風  
疹遍體。日夜爬搔。意興灰頹。情懷冰冷。西山  
暮景。淹忽若流矣。上公屢惠甲魚。雖天熱或

有不至者。而朧篤之情。含感無已。祈台兄爲  
僕懇懇致謝。爲荷。力疾書此。恐不能竟。百不  
能盡一也。政府諸公。及諸相愛友人。均當  
致書問候。且病不能從心。開暇之時。晤言之  
際。敢懇台兄一一致之。何如。然不敢必也。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